

张海帆◎著



# 五大贼王

WUDAZEWANG



地宮盜廟

盜墓奇聞、匪類狂徒、盜家千年傳奇



中國華僑出版社

张海帆◎著

WUDAZEIWANG

肆 地宮盜鼎

# 五大賊王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大贼王.4, 地宫盗鼎/张海帆著.—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113-0492-6

I. ①五…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4517 号

### ● 五大贼王 4 地宫盗鼎

---

策 划/千喜鹤文化·项竹薇

作 者/张海帆

责任编辑/文 锋

特约编辑/严晶晶

装帧设计/宋晓亮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304 千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492-6

定 价/26.00 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 (010) 64446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目录



第一章	苦险安河	1
第二章	金家初现	26
第三章	兄弟情义	51
第四章	建昌有变	73
第五章	鱼目混珠	97
第六章	各显神通	124
第七章	黑水荡魂	147
第八章	日照日升	174
第九章	锁龙铸世	198
第十章	御风难行	221
第十一章	青蔓绕虚	247
第十二章	幻境迷情	271



## 第一章 苦险安河

我静静地坐在老爷子的身旁。他已经发出了均匀、轻微的鼾声，应该是睡着了。

老爷子讲着讲着，突然说自己困了，让我在他身旁稍坐一会儿，可以在屋里随便看看。他说他只要小睡片刻，就会醒来。

我脑海中满是火小邪、郑则道、水妖儿、田问、林婉、潘子等人物，看着这间安静的房间，总觉得他们随时都会从不起眼的地方冒出来，对着我微笑。

我满肚子的疑问，更甚于昨天，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爷子讲这个�事的过程中，我一句话都问不出来，直到老爷子睡着，我仍然理不清我该问什么。

但我突然琢磨起自己的名字，严郑，这个名字真的很怪。从小到大，都不断有人说我的名字怪，我甚至能回想起，当我第一天在法制报社实习的时候，那个收发室老头意味深长的笑容。老爷子强调过，他故事里的火王严烈的姓，不是炎火堂的炎，而是严肃的严。

我为什么叫严郑，又为什么会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来到重庆，与这个神秘却亲切的老爷子见面？我记得很清楚，在重庆公安局见到的那个贼，他也姓严，名叫严一。

由我名字联想到的人，第一就是火小邪，第二就是郑则道。这两个不是冤家的冤家，不是对手的对手，难道和我有着不可告人的关联？那老爷子又是谁呢？他就是火小邪吗？或者是潘子？或者是郑则道？

思维有点儿混乱，这五行盗术的世界实在太复杂，太出乎我的意料。历史中，到底隐藏了多少真相，多少奇迹？

我晃了晃头，慢慢地站起来，又看了一眼老爷子。老爷子睡得很安详，

呼吸绵长，脸上甚至挂着一丝笑意。他梦到了什么？会像火小邪那样做一个“回梦”吗？

我悄悄地走开，绕着这间古色古香的房间，仔细欣赏每一件器具。我不懂古玩字画这些东西，但明显能感觉到，屋里陈设的物品，每一件都非常精致，虽然古旧，但都泛出一股子宝气，估计很有历史，来头不小，极可能价值不菲。就这样随意地摆着？大开着门窗，不怕别人来偷？

如果老爷子真的是五行世家的人，又怕谁来偷，谁又敢来偷？我这样自己解释着。

走到窗边，窗台上的几盆鲜花吸引了我。我从来没见过盛开得如此妖艳美丽的花朵。浑身散发着孤傲的气质，让人不禁想亲近它们，又生怕走得太近，打扰了它们的盛放。花朵是如此的清香，香味传到鼻中，十分受用，精神也为之一振。

我不禁微微笑了起来，退后一步，一扭头，看到窗边挂着一把黑色长刀。

我从小淘气，对刀具挺有兴趣，凑近了一看，赞道：“好刀啊！”

这把黑色长刀，通体纯黑，刀鞘用黑色皮革紧紧包着，上面镶嵌着三颗小指甲大小的红色宝石，非常夺目，也显得刀鞘更黑亮。刀柄同样是用黑色的细皮绳一圈一圈密密缠绕着，末端有一个闪亮的钢环。从手柄的长度和刀身弯曲的程度看，这把刀应该是一把日本战刀，而且保养得非常好，几乎像新的。

我觉得奇怪，因为走近看，这把刀非常显眼，可是为什么我刚走到窗边时没有注意到它？

我的目光被这把刀牢牢地吸引，好奇心让我把刀从窗户边取了下来。

此刀拿在手中并不沉重，但下坠感十足，简直像刀身随时都会穿透刀鞘，刺穿出来似的。我长长喘了口气，握住刀柄，微微用力一提……

哧啦一声，这把刀几乎不受我控制，直直从刀鞘中脱出，刀锋的光芒晃得我眼睛一酸，不得不眯缝起眼睛。

黑色的刀身，淡灰色的刀锋，锋利得简直像要把空气劈开似的。

我把刀拿在手上，全身都颤抖起来。这到底是一把什么刀啊？感觉像有灵魂附着在上面一样，一个冰冷的灵魂。

“啊……”我情不自禁地低喊了一声，大脑一片空白，手指已经向着刀锋



摸了过去。

“不要摸它，小严。”老爷子的声音传来。

我顿时清醒过来，“呀”的一声轻叫，手没有把持住，这把刀直直坠下，“噌”的一声插在木地板上，仍然不断颤动着。

“对不起，对不起，我、我！”我慌乱地叫起来。

老爷子慢慢坐起身，脸上十分严肃，更让我感觉到事态严重。

“你对这把刀很好奇吗？”老爷子问道。

“是、是……我没想到它会……”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

“没关系，小严，来，你把它拔起来，拿过来给我。”

“好、好的。”

我紧张地再次握住刀柄。这次再没有压迫感从刀上传出来，那刀上的灵魂似乎平静了下来。刷的一声，刀从地板上抽出，闪着寒光。

我把刀递过去。老爷子一把握住，眼睛一亮，凌空一挥，“嗡”的一声，似乎有一道白光从空中掠过，卷起一股凉意。

老爷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刀锋，说道：“这把刀叫做乌豪，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宝刀，当年没有多少人能见到它。”

老爷子慢慢转动着刀身，在光线的照射下，黑色的刀身末端，一个暗黑发亮的“影”字突然跳了出来，一闪而过。

“看到了吗？‘影’字。”老爷子说道。

“看到了，看到了，一闪即过。”我急忙回答。

“刀锋有毒，这么多年了，还是不能乱摸。”老爷子将刀一翻，轻轻地插入刀鞘内，一把丢给我。

我如同抱着一个滚烫的山芋，放也不是，抱也不是，异常尴尬。

“喜欢吗？喜欢我就送给你。但你可不能拿出来炫耀，只能私藏。”老爷子又和气地笑了起来。

“不、不行啊，我不能要。刚才我真的只是好奇，才抽出来看看。”

“不要紧，小严。你要知道，这把刀的故事，和你我都有关。”

“和、和我也有关？”

“对。”

“是和火小邪他们去偷鼎有关吗？”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你要继续听我讲下去吗？”

“要、要……不是，老爷子，你如果累了，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呵呵，小严，我没有几天可以活了，趁着现在还能说话，一口气都说出来吧，只要你愿意听。”

“我愿意听，愿意听。”

老爷子笑了一声，说道：“好。”

关于这把乌豪刀和五行圣王鼎的故事，也是关于五大贼王的故事，再次开始了。厚重的历史尘埃下，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火小邪、潘子、田问、林婉、乔大、乔二和黑风离开三宝镇的第五天，来到湘鄂交界处一个名叫安河的小镇上。正值午时，小镇唯一的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摊贩无数，吆喝声此起彼伏，此处正有一个大集。

安河镇大街上，除了四里八乡前来赶集的人，还有无数外地人也在此闲逛，看他们的打扮，多衣衫破烂，僧俗丐儒均有。

原来安河镇虽小，却是一处躲避战乱的好地方。原因在于安河镇有位著名的富豪，叫做段文章，此人不知什么时候发的财，二十年前迁居于此，置地建房，出手阔绰大方，十多年过去，已经是安河镇说一不二的“土皇帝”。段文章财力雄厚，又乐善好施，做人极有义气，威望很高。这些年军阀混战连连，段文章在安河镇收留各地难民，施粥盖房，赠予钱财，让这些难民在安河镇安家。慢慢地，安河镇名声渐大，湘鄂一带的许多难民，都涌来此地，以求安身活命。

安河镇原住民不足一万，七八年的时间，已经涌来了五六万的难民在此安家，即便如此，却还是不断有流离失所的难民赶来。

安河镇闲杂人多了，三教九流也不免混迹在此，治安不佳，几乎天天都有偷盗、斗殴、杀人的事情发生。段文章虽说雇了二三百年轻人做家丁，专门维持治安，但收效甚微。就算安河镇如此混乱，来到安河镇的难民还是没有什么愿意走的。到哪里都要被人欺负，这里至少还有段文章主持公道，那还不如在这里踏实。乱有乱的活法，所以刚来安河镇的人，尚不觉得这里是鱼龙混杂，反而觉得十分热闹。

大街上人头攒动，行人中还挤着不少刚来此地，拖家带口的难民，大包小包拖着包裹，一路问人，向着段文章的大宅行去。

突然行人中有人大叫：“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没了！有小偷，有小





偷啊。”

大家都向呼喊处看去。许多人已经见怪不怪了，略显冷漠。

这丢了钱叫喊的人，乃是一个消瘦的汉子，一脸病态。他带着一个同样瘦弱的女子，乃是他的妻子。妻子手边，还带着两个不足四岁的娃娃。

消瘦汉子满头大汗，拉着来往的人喊叫：“各位大爷，我的钱丢了。你们行行好，有人偷了我的钱啊。救命啊！”

任凭这男子如何叫喊，满大街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他们。在安河镇，刚来的难民丢东西，简直是见怪不怪，一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起。

这对夫妻跪在地上，抱着孩子大哭，几乎要昏厥过去。

来往行人视而不见，各自捂紧了衣袋，擦身而过。

他们哭了半晌，见无人相助，只好擦干眼泪，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蹒跚又向前行。他们刚走了两步，一个脸上有道淡淡刀疤的年轻人走上前，将消瘦男人的胳膊一拉，说道：“是你丢了钱？丢了多少？”

消瘦男人见终于有人搭理，顿时放声哭道：“两块大洋七个铜钱外加一对金耳环。”

年轻人一把将一个小布袋塞到男人手里，说道：“对了，这是你的。你收好，千万不要再让人偷了去。”

消瘦男人一捏，就知道里面什么都没少，“哎呀”一声就要跪下道谢，可一抬头，那个年轻人早就不知去向。

离消瘦男人不远处，那个年轻人如同游鱼一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已经走得远了。又一个年轻人从一旁走出，笑道：“火小邪，这里没规矩的贼太多了。你能帮多少人？”

归还消瘦男人钱袋的年轻人正是火小邪。火小邪笑了声，说道：“潘子，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潘子哈哈一乐，说道：“真有你的。现在我们怎么收拾那几个毛贼？放了吗？”

火小邪“嘿嘿”一笑，带着潘子向旁边巷子里拐过去，快步走了一段，四下已是无人。两人走到一个茅坑旁边，揭开上面的茅草，蹲下身子看去。

不大的茅坑里挤着六个人，粪水都已经没到胸前，一个个被反手绑着，用大泥巴块塞住了嘴巴。茅坑里的六个人一见火小邪和潘子，都挣扎起来，面带惧色，喉咙里呜呜哇哇大叫。

潘子哼道：“奶奶的，看什么看？老子江湖人称八脚张，专门收拾你们这些‘贱粽’的。”

茅坑里的人又是哇啦哇啦乱叫。

火小邪说道：“你们几个听好，今天小爷我给你们一点教训，不想要你们的狗命。你们谁想出来？”

众人都投过来乞求的眼神。

火小邪说道：“那好。你们这样吧，都潜到粪水里去，谁先把嘴里的泥巴泡松了吐出来，小爷就先放了谁。谁最后一个吐出泥巴，就割了谁的耳朵。小爷我的本事，你们见识过了，说到做到。”

众人对视一眼，已经有一个嘶吼一声，咕咚一蹲，将脑袋没入粪水中，咕噜咕噜吐泡。其他人见状，都争先恐后地没人粪水中。

火小邪和潘子都哈哈大笑，说道：“不错不错！这样才算有诚意嘛！”

“你们两个狗日的！从哪里来的！在老子的地盘上生事！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一阵狂骂从火小邪、潘子身后传来，七八个大汉已经跑来，打头的一个是个壮硕如牛的光头，满脸横肉，孔武有力。这大汉见到茅坑中挤着六个人，鼻子都要气歪了。

火小邪、潘子早就知道身后跑来了人，不急不慢地站起来。

火小邪一脸坏笑，说道：“哟！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这七八个急急忙忙奔来的大汉见火小邪、潘子毫无畏惧地面对自己，没敢一下子发作。一个贼眉鼠眼的男人凑到领头的光头大汉身旁说道：“大哥！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捣乱。”

光头大汉指着火小邪、潘子骂道：“你们是什么东西！老子是他们的大哥，人称胡霸天！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

“胡霸天？哈哈！”火小邪忍不住笑出声来，“你这绰号小爷我几年前就用腻了！”

潘子挤眉弄眼地嘲讽这个胡霸天：“见你的大头鬼哦，老子就是不想活了，你能拿老子怎样？”

“你妈了个巴子，兄弟们，抄家伙！”胡霸天青筋暴起，一撸袖子，就要动手。

这帮无赖顿时从腰中抽出了砍刀，跳将上来，将火小邪、潘子两人围住。



火小邪笑道：“最近正好手痒痒，刚好拿你们练练拳！潘子，给我打掩护！”

说着，火小邪已经跳了起来，向着最前面那个无赖冲去。这无赖挥刀要砍，“啪啪”两响，两颗石子打在眼睛上，疼得他“嗷”的一声叫，没等他叫完，下巴已经挨了火小邪重重一拳，几颗牙顷刻被打断，喷着鲜血滚倒在地，再无反抗的能力。

其他无赖惊声大叫，齐齐挥刀向火小邪砍来。他们的动作在火小邪的眼里显得慢慢腾腾，破绽百出。火小邪身形如电，揉身就上，这些人鼻头、眼睛已经挨了潘子的石子，更是丢了防备，让火小邪一击即中，惨叫着跌倒在地。

只片刻工夫，六条大汉已经被火小邪打翻在地，捂着脸不停翻滚。

火小邪“呸”了一声，瞪着胡霸天道：“教你们一点做贼的规矩，这还算是客气的！现在轮到你了。”

胡霸天一脸冷汗，说实话，他都没看清火小邪怎么与潘子配合，眨眼间打倒了这么多人。胡霸天是早些年来到安河镇的难民，自幼学了几招三脚猫的本事，身手蛮横。刚到安河镇的时候，还有个七十岁的老娘管着，老娘一死，他立即拉拢了十多个同乡的无赖，成立了小帮派，在安河镇偷摸抢掠，寻衅滋事，可没少干坏事。

胡霸天最初也被段文章手下的人抓到过，挨过几次板子，但只要一被放出，他又立即重操旧业，更加嚣张。

说来奇怪，段文章对胡霸天这种人并不赶尽杀绝，而是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没当场抓到他们偷盗，便以证据不足糊弄过去了事。其实明眼人看得出来，别看安河镇占地小，却是人满为患，镇内帮派多达几十个，坑蒙拐骗不提，这些帮派平日里还真能替自己的乡亲做事。就算胡霸天，也绝对不会偷自己人的东西。乱是乱了点儿，却能达到一种古怪的平衡，让安河镇不至于发生暴乱。段文章的地位，当然就没有人能撼得动。

胡霸天是吃过苦头的人，不是那种嚣张惯了的高衙内，吃软怕硬。他一见火小邪、潘子两人有这等身手，打架是肯定打不过的，气焰顿时短了。

胡霸天退后一步，忙道：“等等！等等！两位兄弟，有话好说！两位兄弟是哪条道上的？”

火小邪见胡霸天露出惧意，停下脚步，没有揍他，道：“哼，实话告诉

你，你们是贼，我们也是贼！不过我们做贼，没你们做的那么丢脸。”

“哎呀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误会了自家人。两位兄弟，一看你们的身手，一定是上五铃的高手啊！我错了，我们错了，还请两位兄弟高抬贵手放了我们。”胡霸天有顺杆儿爬的本事，还算能说出体面话。

“少说好听的！什么自家人？就凭你们这种德性，还敢说是荣行的？”火小邪骂道。

“是、是，对不住，对不住。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胡霸天知道多说无益，只是一个劲儿道歉。

“说句对不住就完了？跪下！抽自己三个耳光，我就饶了你们。”火小邪对胡霸天这些人根本就不愿客气。

“跪……跪下……两位小爷，求你们饶了我吧。”

潘子这时懒洋洋地说道：“要你跪，你就跪，算是便宜你了！你跪不跪？不跪老子打到你跪！”

胡霸天明白今天是碰到硬茬儿了，一点都没有好处可讨。尽管他恨得心肝都要爆了，可脸上也不敢摆出脾气，愁眉苦脸地就要跪下。

“你们这些龟儿子！在干什么呢！”又是一声大喝传来。

胡霸天一听这声音，顿时像等来了救星，“哇”的一声大叫，跳将起来，冲着叫喊声传来的地方大叫：“刘队长！救命啊！”

火小邪、潘子都一皱眉，心想是谁这个时候来捣乱？抬头看去，只见路口“哗啦啦”冲过来十几个身着同样衣裳的男人，胳膊上都戴着一个红色袖章，上面写着一个“段”字。这些人看起来训练有素，十分专业地将这块地方包围住了。

一个穿着风衣、头戴礼帽、架着墨镜的高挑汉子，从人群中走了出来，环视了一圈，哼道：“我说是什么人打架，胡狗子，又是你？”

胡霸天捡了个靠山，再也顾不上火小邪，跑到这男人身旁，叫道：“刘队长，刘队长，是这两个小兔崽子，不分青红皂白，冤枉我们偷了他们的钱，对我们先动了手！”

这个被胡霸天唤作刘队长的男人，乃是段士章手下治安队的队长，在安河镇称得上说一不二的人物，谁见了他都要让几分。

火小邪暗笑一声，并不辩驳。潘子想骂，也让火小邪轻轻拉住。

刘队长看着躺在地上东倒西歪的无赖，粪坑里满脸污垢的浑球，骂道：



“就他们两个人？这些人都是他们干倒的？”

胡霸天恶狠狠地指着火小邪、潘子说道：“就是他们两个。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妖术！把我兄弟都害惨了。要不是刘队长你来了，他们还逼着我下跪吃屎！对了，刘队长，他们说自己是荣行的！他们可是正儿八经的贼！”

刘队长把墨镜摘掉，那双眼睛虽说不大，但十分犀利，显得不好对付。

刘队长对火小邪说道：“你们两个，从哪里来的？”

火小邪哼道：“路过此地而已！”

“那你们叫什么？”

“有必要告诉你吗？”

“哦？挺横的嘛！小子，你知道这里是哪儿？你在这里打架闹事，还有理了？”

“废话少说，你想怎么样？”

“怎么样？跟我们走一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把话都说清楚了。”

“不好意思，我们没这个闲工夫。我们还要赶路。”

火小邪说着，拉起潘子就要走。

刘队长横上一步，将手一挡，说道：“走？你们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

潘子实在耐不住，扭头就骂：“你当你是皇帝老子啊，这路是你家修的啊，这地方是你家后花园啊，装什么装！老子走还是不走，关你鸟事！老子不吃你这一套。让开，老子要赶路。”

刘队长嘿嘿一笑，说道：“真是英雄啊，艺高人胆大，天不怕地不怕啊。好，好，让你们走！请！”

刘队长一挥手，段家人“哗”地让开一条道。

胡霸天叫道：“刘队长，你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走了啊。”

刘队长撇嘴一笑，不搭理胡霸天，对火小邪说道：“走啊！还要我找人抬轿子送你们走？”

火小邪与刘队长对视一眼，迈步就走。潘子紧跟其后，瞪了眼胡霸天，嘀咕道：“你妈的，下次再让老子碰到你，看老子不灌你一肚子屎。”

火小邪知道再闹下去，估计很难脱身，略有些后悔，不该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强出头。但火小邪转念一想：“我受了十多年的气，再也不想窝囊了！”便横下心来，带着潘子大步向前。

两人快步走开，已离刘队长六七步之遥，本以为真的就此无事，却听到身后刘队长低喝一声：“火小邪！”

火小邪顿时一愣，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不禁扭头看，只见刘队长右手举着一把银色的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

火小邪暗喝一声：“你！”

就在此时，“砰”的一声，刘队长已经扣动了扳机。

这子弹的速度比潘子用齐掌炮打出的石子要快出许多倍，任凭火小邪再快的反应和眼力，也只能看到空中一条淡淡的灰色轨迹向自己肩头射来。

火小邪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只是下意识地一歪肩头。

火小邪明显能感受到一股热力从肩头划过，撕开了他的衣裳，从皮肤上扫过。这一枪，没有击中火小邪。

“噗”的一声，子弹打入火小邪身后的泥墙上，激起了一片青烟。

火小邪大喝一声：“不好！”身子一拧，向后跳去。

潘子这时也反应过来，手一支，一粒钢珠已经装入齐掌炮的机簧，对准了刘队长。

刘队长冷哼一声：“躲得不错！”随即把枪口对准了潘子。

潘子知道刘队长手中枪的厉害，并没有立即射出钢珠，而是作势欲击，大叫道：“放冷枪！算什么好汉！”

“哗啦哗啦”，段家人都从腰上取下了短枪，指向潘子和火小邪。

刘队长哼笑道：“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汉。嘿嘿，你是要用你那个玩具弹弓射我吗？你可以试一试，看看我的子弹快还是你的弹弓快。”

潘子回骂道：“好啊，我和你拼了！”

“不要！”火小邪捂着肩头，一把拉住了潘子。

“哈哈哈哈哈！”刘队长笑道，“潘子，你明明知道快不过我的子弹，也要比一比吗？”

潘子微微咬牙。他并不是一个愿意和别人赌命的人，已经有点犹豫。

火小邪站稳身子，对刘队长喊道：“姓刘的！你怎么知道我们两人的名字？你是谁？”

刘队长答道：“我是安河镇治安大队的队长，叫刘锋。嘿嘿，至于为什么知道你们两人的名字，这是个秘密！嘿嘿！”



火小邪说道：“你想要怎么样？”

刘队长说道：“跟我们走一趟。”

火小邪说道：“要是不呢？”

刘队长一笑，说道：“那就看看你们两个能不能躲过我手中的枪！你能躲过三枪，我就放你们走。怎么样，敢赌一下吗？”

火小邪说道：“你们这么多人拿枪顶着我们的脑袋，不公平！除非其他人把枪放下。”

“可以！”刘队长对众人叫道，“你们把枪放下！”

段家众人并不诧异，很自然地把枪都收了起来，颇为不屑地看着火小邪和潘子，好像认为刘队长赢定了。

火小邪说道：“隔多远躲你的枪？”

刘队长说道：“随你喜欢！我数三下就会开枪，你们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火小邪叫道：“好！你数！”

潘子这时有点紧张，说道：“火小邪，你真有把握吗？”

火小邪直勾勾地看着刘队长的枪口，略略点头。

刘队长叫道：“注意了！一！”

刘队长的“一”字刚刚念出，只见火小邪突然一发力，竟向着刘队长的方向跳来，动若脱兔！

刘队长心中一惊，暗叫一声：“狡猾！被这小子蒙了！”

刘队长奋起后退，嘴中大叫：“二！三！”

“噹”的一声，刘队长又扣动了扳机。只不过这次他又没有击中火小邪，子弹直直地打进地面。

火小邪向刘队长奔来的时候，忽上忽下，眼睛一直盯着枪口。他知道手枪威力极大，几步之内，子弹的速度已经超出自己身体反应的极限，很难躲过，挨上一颗肯定受不了。但是火小邪所学盗术，极为重视运动中各个事物的细节变化，练得眼尖耳锐，只要观察枪口的指向，就能判断出子弹的目标。

枪械这种兵器，威力虽大，但是变化却少，不像中国的飞刀技艺，投掷的时候有揉、顿、藏、旋等手法。使飞刀的高手，在取刀、挥臂、甩腕、松手等各个环节中，都有可能射出飞刀，让人难以判断飞刀出手时的方向。

火小邪盯着刘队长的枪口，身形上下飘忽，始终让枪口跟着自己屁股后面走，再加上手枪射击时必须扣动扳机，机簧撞击以后才会发射，这不到一秒钟的时间，足火小邪变化身形躲过。

火小邪向着刘队长奔来，而不是远走，只要揉身近战，刘队长枪口翻转不过来，就能占到先机！

潘子见火小邪躲过第一枪，心中大喜。他和火小邪共处三年，一下子就明白了火小邪的意思，不禁暗暗叫道：“就是这样！火小邪，真有你的！”

若说火小邪避子弹是火，刘队长持枪射击是金，五行盗术中，亦是火克金，但并不是火行盗术能让人快得过子弹，而是毫微之间，处理的方式不同。

刘队长第一枪失手，第二枪紧跟着打来，但是他动作快不过火小邪。火小邪眨眼已经闪到了枪口的盲点。刘队长又开一枪，还是不中，只擦着火小邪的鞋底而过。

火小邪心思更稳，一把摸出猎炎刀，顶住刘队长的身侧，另一只手猛击刘队长的臂肘，让他弯不下手来对着他，猎炎刀直向刘队长的咽喉而去！

火小邪并不想伤了刘队长，只求将刘队长控制住，押着他脱离以后，尽快与田问、林婉等人会合，离开安河镇。

火小邪瞬间得手，根本没有让刘队长有机会放第三枪，就已经从刘队长身后将他遏制住，刀子架上了刘队长的脖子。

火小邪大喝一声：“别动！”

刘队长居然毫不惊慌，反而呵呵一笑，说道：“你厉害！可惜第三枪你根本就躲不过！”

火小邪一惊，刘队长右手的枪明明就在眼前，什么叫躲不过第三枪？这时火小邪才觉得不对，胸侧隐隐感到一股杀气，略一低头，更是大惊，一支银亮的手枪，从刘队长的风衣下探出，正指着自己的要害。刘队长到底什么时候左手上也有枪，火小邪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刘队长呵呵笑道：“你以为我只有一支枪吗？火小邪，你太大意了！”

火小邪惊道：“大不了同归于尽！”

刘队长右手摆了摆，说道：“有这个必要吗？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你死我活？”

火小邪说道：“你开枪想打死我，你怎么不说！”

刘队长说道：“我真想打死你的话，最早的一枪就打死你了！”





火小邪叫道：“我不信！”

刘队长说道：“信不信由你！”说着刘队长脖子略一缩，只见两道钢尺突然从衣领弹出，正好挡住火小邪下刀之处。

这种古怪的招式，火小邪哪里想得到？“哎呀”一声，猎炎刀已经被钢尺挡住，无法置人于死地，这就算丢了胜算。

刘队长身子一撞，将火小邪撞开半分，双手一翻，两把银枪持在手中，右手的一把已经顶上了火小邪的脑门，左手的一把则直直地指向潘子。

刘队长呵呵一笑，说道：“输了吧，火小邪？”

火小邪再也没有办法躲过，双手一垂，惨然道：“我输了。”

“呵呵！”刘队长说道，“可是你输的一点都不丢人。我很久没有这么过瘾了！”

刘队长话音一落，脑袋一摆，“噌噌”两声，从衣领里弹出的两道钢尺眨眼就缩了回去。

潘子见火小邪已经被制住，无话可说，僵在当场。

胡霸天哇哇大叫：“刘队长，你的手段真是太绝了！这两个小毛贼活该有此下场！”

火小邪哼道：“姓刘的，要杀就痛快一点。”

刘队长说道：“我说了，跟我们回去问话。我可不喜欢杀人！来人啊，把火小邪、潘子绑了！”

“是！”段家人掏出绳索，七手八脚将火小邪、潘子捆了个结实，押在一旁。

刘队长将两把银枪在空中一挥，枪绕着手指飞转，极为潇洒地在胸前一交叉，然后将两把枪插回腋下枪囊中。

潘子看得眼呆，不禁暗叫了一声：“操，帅啊！”

这边的胡霸天使劲儿巴结道：“谢刘队长为小民申冤啊！”

刘队长将墨镜戴上，对手下吩咐道：“来人啊，抽胡狗子一百个耳光，一个都不能少！”

胡霸天惊呼：“刘队长！您这是……”

刘队长根本不理他，抬步就走。已有手下人涌上来，将胡霸天扭住，大耳光顿时抽得响亮。

胡霸天哀嚎道：“刘队长，我冤枉啊，饶了我吧！啊！打死人了！”